



走进

陈丹晨 著

四十年

巴金

一位文学工作者的『雾雨电』

ZOUJIN BAJIN
SISHI NI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走进巴金四十年

陈丹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巴金四十年 / 陈丹晨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99-2723-7

I. 走… II. 陈… III. 巴金 (1904 ~ 2005)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889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书 名 走进巴金四十年

作 者 陈丹晨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张克俭

美术编辑 兰 馨

责任校对 李宏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发行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北京九章图文设计

印 刷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723-7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为“中国人物系列”和“中国往事系列”而作

李 辉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在流动。但是，流向何处，如何流动，谁能说得清？面对现实的丰富多彩和变化莫测，我们的困惑，或许更多于兴奋。

君不见，启动电脑，走进电子网络世界，铺天盖地的信息汹涌而来。电子网络如此快捷如此便利，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事件名称，键盘轻松一敲，几秒时间它跟随搜索引擎走遍了世界各地百万千万上亿网页，瞬间就把搜寻结果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的确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扑朔迷离的事件、光怪陆离的景象，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人物的命运，似乎都被一网打尽，再也不会被忽略，无论是谁都可以神游其中，与历史亲密接触。

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每日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种景象：娱乐化挟电子网络之便利而蔓延。历史被戏说，被删减，甚至如同电脑文件一样被格式化。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健忘几乎在每个年龄层次的人群都普遍存在。不同历史阶段众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今昔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若隐若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丰富多彩，诸如此类与民族记忆密切相关的内容，很难说不会被慢慢消解而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人们习惯于臧否时事，慷慨激昂大发宏论，或者在网络世界以片言只语挥洒激情。但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立足的历史叙述，很可能不是坚硬的石头，而是一堆由片面、偏颇、甚至偏见构成的沙丘。有的人往往自以为洞悉一切，其实所知甚少。历史的许多细节，彼此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变得陌生。某些今日发生的国内或国际事件，

初看起来清晰明了，我们哪里知道，许多事情其实背后早就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纠缠其中，远不像非此即彼如此简单。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对此无从知晓。或者，纵然有心，也无能为力了。

幸或不幸，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境之中：一方面，电子网络的空间迅疾拓展，历史与现实的容量可以放大到难以想象和预测的无限；另一方面，历史的叙述则又逐步萎缩，许多曾经重要的人物的名字逐渐被淡忘。

作为一个写作者和历史爱好者，我常常感到困惑。欣喜还是悲观？哪里说得清楚。

不管如何，写作者和出版者，还是应该积极应对电子网络的挑战，于坚韧沉着之中，将历史记忆尽可能地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是故事，是细节，同时也是知识，是思想。星星点点，方方面面，不同时期不同人亲历的一切，不同领域不同性格的人物，一旦汇集起来，将为人们了解历史提供丰富的文本。

走进电子网络虚拟世界，我们脚下踩着的，却应是一块坚硬的基石，而不是一片轻飘的浮萍。

“中国人物”与“中国往事”，相对独立，各有侧重。但实际上互有交叉，很难有绝对清晰的区别。事中人，人之事，又如何能分开？

“中国人物”主要选编某一作者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不同的选本和传记一旦汇聚一起，就将形成中国各界人物的群体形象，从而有可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使读者对历史的触摸，因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强烈反差而变得生动起来。

“中国往事”则以事为主，由事入史。主要采取集中描写同一主题的方式，或个人一生扫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亲历者的回忆，其叙述也尽量立足于历史文献的记录。

两套丛书体裁有别，但贯串其中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应是一致的。这就是：尊重历史，强调客观，注重细节，突出多样性。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巴金迷” 001

过去的记载 / 003

我的记忆 / 010

第二章 初访 015

一个采访选题 / 017

见到了他 / 023

他的家 / 029

他的信 / 033

第三章 夜访 039

思念 / 041

寻觅 / 047

夜访 / 051

暗夜 / 055

第四章 《巴金评传》 061

巴金作品还有生命力吗 / 063

情义 / 067

写传 / 071

《评传》出版 / 077

第五章 荆棘丛生

081

渴望多写 / 083

独立思考 / 086

为文学成绩高兴 / 089

创建文学馆 / 093

荆棘丛生 / 097

第六章 爱国者

101

笑谈西湖 / 103

关于《苦恋》 / 107

反思“文革” / 112

爱国者 / 116

宽容 / 122

第七章 香港十八日（一）

127

陪随访香港 / 129

初读 / 134

香港中文大学 (一) / 137

香港中文大学 (二) / 140

第八章 香港十八日 (二) 145

颁授典礼 / 147

挚爱年轻人 / 152

会议活动 / 157

旧雨新知 / 161

第九章 三瓶酒 167

三瓶酒 / 169

关怀 / 174

病痛 / 178

第十章 “紧箍咒” 183

《紧箍咒》 / 185

《随想录》完成后 / 187

巴金和胡乔木 / 190

不能容他 / 194

第十一章 浪花四溅 199

青浦会议 / 201

成都会议 / 205

北京会议 / 210

第十二章 灵隐长谈 215

《巴金的梦》 / 217

可以出个批判集 / 220

特立独行 / 227

告别 / 234

畅谈人生 / 238

后来 / 243

追 念 247

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痛悼巴老 / 249

悼念之余 / 251

后 记 257

第一章

“巴金迷”

走进巴金四十年

001

过去的记载

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许多多青年读者狂热地争读谈论巴金的作品。人们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的大型权威的文学杂志，但是编者却也只能无奈地回答说：“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小说月报》第20卷四月号）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受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同前，十二月号）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一九二九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一九三三年版）“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一九三三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衷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



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些互不连贯的文字，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

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在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十分欣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的梦，改为文学之梦，并将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倾注在文学写作之中，从此写作了一辈子。

因此，从《灭亡》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它后来产生的社会效应来说，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挚感情点燃了当时青年的心。他所倾诉的苦闷，他描写的杜大心的悲剧，恰恰正是表现了时代的苦闷，才会激起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

巴金沿着这样一条创作路线，继续写作了《新生》《海的梦》《爱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响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创作了以《家》（一九三二年）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既保持了原有的酣畅热情的笔触，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潜在内心的刻画，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在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家族史、两代人的冲突、礼教、乡绅官府学生的互动……）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运动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学领域里，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竟仍寥若晨星，像《家》这样史诗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呼唤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说是第一部。像高觉慧那样一些敢于向封建家庭挑战、决裂，投身创造新世界之路，以及像高觉新等许多个性鲜明的青年的艺术形象都是崭新的，因而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正是因为巴金夹着这样两类不同的艺术风格、但都具有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来到三、四十年代的青年读者中间，引发了一股狂飙似的读书热潮，几乎成了鲁迅以外另一青年精神导师，尽管这并不是巴金所追求和希望的。

现在我们试着列举一些史料事实：

李健吾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家。他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总是文采斐然，情理并茂。他是巴金的好朋友，一九三五年就对巴金的作品有深刻的剖析和严肃的探讨。他认为，巴金的作品中表现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巴金作品所以如此打动青年读者，是因为“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于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他喟叹：“巴金是幸福的！”“幸福的巴金先生！”（《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13、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银川）

著名诗人臧云远，抗战初期曾在长沙、武汉参与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他曾记述了一段招考青年学生时的见闻：“在这之前（指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巴金路过武汉，我请他到法租界‘美的’咖啡馆去吃咖啡。我告诉他，这两个月为了给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负责口试与几千个救亡青年谈话，内中有一千几百人，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可见巴金的《家》在当时是风靡一时，在青年心中，变成了反对封建出走家庭，向往光明的

艺术力量了……”（《南艺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这样类似的情景，我从另几位文艺界老前辈那里也曾听说过，仅从荒煤同志那里就不止一次听说过。他在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过：那时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很多都是读了巴金作品以后，参加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事业的。他说：“但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青年学生的时候。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迅文学系……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心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我也听到过黄源同志的介绍：“抗战初期我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工作，遇到过很多从上海等城市去的青年，是因为受巴金等人作品的启发，才有了反抗旧社会的觉悟，产生了革命的热情。”（笔者记录一九八〇年）

抗战期间，即使在南海偏隅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报道。那是刊登在立报上的一篇短文，题为《关于“巴金”的话》（方野），说：“昨天（二十四日）在《言林》看到青年读者君的《巴金的新著》使我想起巴金先生著作的销路来。在重庆，他的新著《秋》每本卖到七、八元，尚被争抢一空！在香港，听说作家作品销路最大的，要算巴金和林语堂两位。巴金先生的著作，对于一般现代青年——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学生，具着很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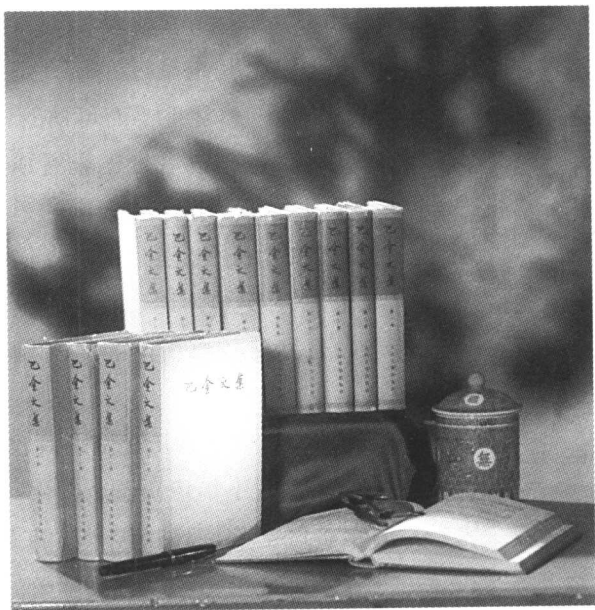
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正如读者君所说：‘现代青年男女谁个不爱读巴金先生的小说？’”（立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

一九四二年，评论家王易庵在文章中介绍说：他有一次到苏州去，和当地文学青年颇多接触，明显感到他们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在上海，“《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谈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共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藉以多多号召观众了。一部作品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他接着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和李健吾的看

法一样，“是在于它具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贯穿于他文字中间的是对人间的热爱……”因此引起青年读者“内心热烈的共鸣……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了。”（《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上海《杂志》月刊第九卷第六期，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

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有类似情况，请看：“要是你生活在学生青年群中，你便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怎样地被喜爱。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头像火，他们却在讲台下尽看他们的《家》《春》《秋》，有时泪水就冒充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而到书店，口袋里有钱，则唯巴金是问，无管那是好是歹，是散文是小说，无钱，则扫着贪婪的眼光，若是稍不自私的书主，肯把书出借，半月一月后，准是没有了封面。”“这是人们经常挂在他们的口上：反抗家庭的，说是《家》的‘觉慧’，‘觉民’，‘作揖哲学’的是‘觉新’……对于妇女群，她们更落落数得出像‘梅’、像‘鸣凤’、像‘瑞珏’……总之，他（她）们记得烂熟，他们谈论得唾沫四射，有如书场争辩《三国志》或《封神演义》、《水浒传》的人物和事件。”（林莹聪：《论巴金的家、春、秋及其它》，柳州文丛出版社一九四三年版）

这些评论家、学者一反平日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论道的样子，竟都是不约而同地用那么热情、形象、生动的文字描述巴金迷们的如痴似醉，可见其真实、普遍，也说明评论家、学者们也被感动了的事实。法国传教士明兴礼博士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与巴



《巴金文集》十四卷

中国往事
走进巴金四十年

金有过多次通讯，讨论巴金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一九四六年还曾访问过巴金。他在他的著作《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文风出版社，一九五〇年中文版）中认为：“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大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第68页）

他还引述了另一位传教士卜相贤在《中国学生》中的一段记事：“我多次问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这两位作家无疑地是一九四四年的青年的导师。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像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我常听青年人说：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的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摒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同前，第68—69页）

卜相贤与巴金并未见过面，只是作为一个当事人的亲见亲闻提供的这个情况，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可信的证词。他进一步证实了李健吾的话。可以看出，当时青年读者把巴金看成可以向他倾诉心事的可信任的导师和朋友，看成愿意跟随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行的先行者。这就远远超越了对于一般作者的所谓喜爱、崇拜之情。更不是现在有些评论者用一些流行的时尚说法，妄加评论，说巴金作品是“煽情感伤”“抽象夸张”的通俗传奇，是那时传媒、商业社会制造出来的“青春偶像”“社会偶像”云云。

从上面所引述的一些历史资料，我想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共识：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的作品曾经风靡一时，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以至曾经影响过好几代青年的人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的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